

叶芝◎著
陈洁◎译



牧师的晚餐

THE PRIEST'S SUPPER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中国书籍出版社

叶芝◎著
陈洁◎译

牧师的晚餐

THE PRIEST'S SUPPER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牧师的晚餐/叶芝著;陈洁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6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精选)

ISBN 978 - 7 - 5068 - 1722 - 6

I. 牧… II. ①叶…②陈…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1230 号

责任编辑 / 金 硕

责任印制 / 熊 力 武雅彬

封面设计 / 汇智泉文化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69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 9

字 数 / 157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2 月第 2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勒德·汗拉罕的故事	1
牧师的晚餐	73
流浪汉的十字架之刑	80
火玫瑰	93
国王的智慧	104
对大火和阴影的诅咒	114
暮色中的老人	123
春之心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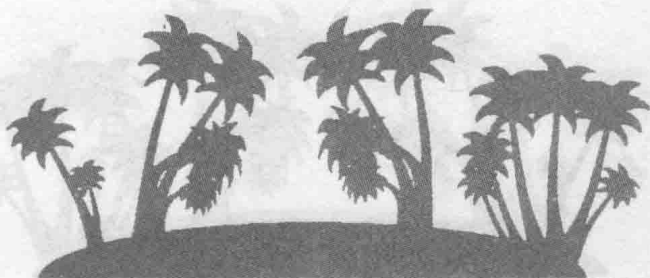
勒德·汗拉罕的故事

致 谢

我感谢格雷戈里夫人，她帮我使用美丽的基尔塔坦乡村俚语改写了勒德·汗拉罕的故事，使得他或他的形象更接近流传、纪念他的人们传统。

勒德·汗拉罕

汗拉罕是乡村露天小学的校长，他个子高挑，身体强壮，一头红发，风华正茂。他来到了村里的大仓库，邵恩除夕夜村子里的一些爷们都来这儿扎堆儿。这间仓库本来是一家住所，它的主人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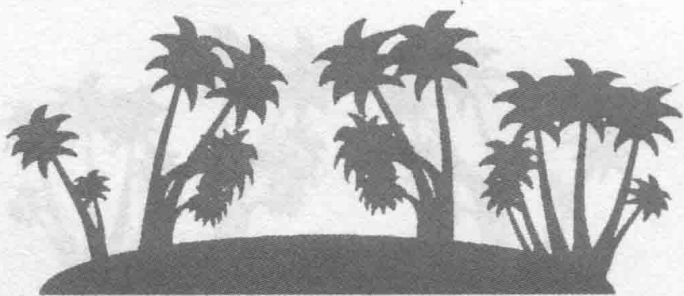


THE PRIEST'S SUPPER

更好的房子后,就把两间屋打通,放点儿杂七杂八的东西。破旧的壁炉里生着火,瓶子里点着浸制的蜡烛,两个木桶上面铺些木板就当桌子了,上面放着一夸脱黑色瓶装的酒。多数老爷儿们都围坐在炉火旁,其中一个男子唱着一首没头没尾、乱说一气的歌,唱的是一个芒斯特人和一个康奈特人为了自己的郡县吵架的事。

汗拉罕来到房子主人面前说:“我收到你的口信儿了。”说话的当儿,他停了下来,因为他看见一个身穿未漂白绒布衬衣和裤子的山里人打扮的老头儿一个人坐在门口,两眼盯着他,手里鼓弄着一副旧扑克牌,嘴里还咕咕哝哝的。“别管他,”房子的主人说,“他是个生人,刚进来没一会儿,因为是邵恩夜,我们向他表示了欢迎,但我觉得他有些不正常。你现在听听,听听他在说些啥。”

然后他们就听,听见那个老头儿边翻牌边自己嘟囔着:“黑桃





和方块代表勇气和力量；梅花和红桃代表知识和快乐。”

“像这样的话他一直说了一个多小时了。”房子的主人说。汗拉罕不再看那个老头儿，就像他不愿意那个老头儿看他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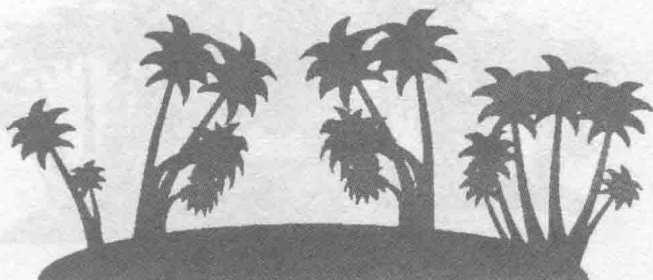
“我收到你的口信了。”汗拉罕接着说。送信的人说，“他和他三个从基尔库雷斯特的堂兄弟在货仓等我，还有些邻居们陪着他们。”

“是我的堂弟要见你，他就在那边。”房子的主人说着就招呼一个正在听歌的身穿起绒粗呢外套的年轻人。“这位就是勒德·汗拉罕，你不是有口信儿捎给他嘛。”

“确实是充满柔情的口信，”年轻人说，“因为它来自于你的情人玛丽·拉韦勒。”

“你怎么有她的口信？你怎么会知道她？”

“实际上我并不认识她。我昨天去路戈利亚了，她有个邻居和我打交道，求他如果在市场碰到咱这儿的人，就给你捎句话，说她





THE PRIEST'S SUPP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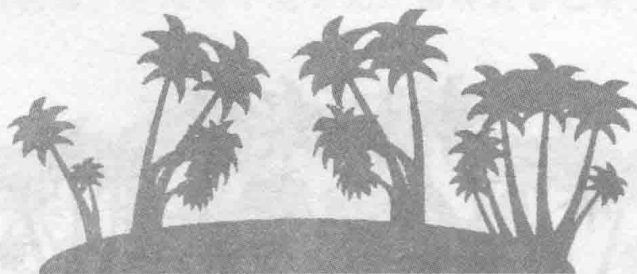
母亲已经过世，如果你有心入赘她家，她乐意为你守候。”

“我真想去她家。”汗拉罕说。

“她求你不要耽误，因为如果到月底她还没找到男人，有可能她连房子那么一小块地也要拱手让与他人了。”

汗拉罕一听这么说，屁股刚沾板凳就站了起来。“我确实不能耽误了，”他说道，“圆月当空，今晚我就赶到基尔库雷斯特去，明天太阳落山之前我就能赶到她家。”

大家听他那么一说，都笑他如此心急火燎地去会情人，有人问他是否要离开在旧石灰窑的学校，他在那所旧石灰窑教孩子们学习教得好好的。但他说当孩子们早上发现那地方空空的，没人逼他们学习时会很高兴的；至于学校嘛，只要他脖子上还用链子挂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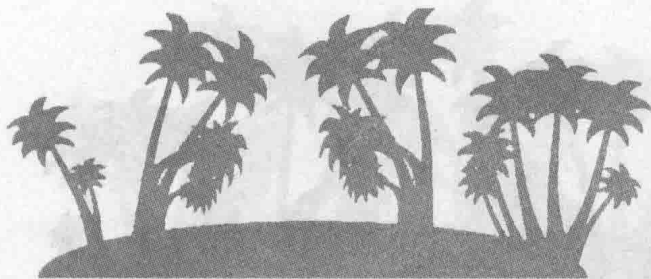
小墨水瓶,他的衣兜里还揣着伟大诗人维吉尔的书和识字课本,在任何地方他都能重新建起来。

他们中有人要他走之前喝一杯,还有一个年轻人揪住他的外衣,要他必须唱唱他为赞美维纳斯和玛丽·拉韦勒而写的歌才放他走。他喝了杯威士忌,说他不能再停留了,必须马上赶路。

“有的是时间,勒德·汗拉罕,”房子的主人说,“你结婚后会有很长的时间不再出来玩闹,也许要等上些时候才能再见面呢。”

“我不能再逗留了,”汗拉罕说,“我的心思全在路上了,它带我到需要我的女人那儿去,在我赶到之前,她一直孤苦无依,翘首以盼。”

另一些人靠近他,说他一直以来是个令人开心的家伙,总在唱歌,玩各种把戏和玩笑,坚持要他等天亮再走,但他一一拒绝了他们,挣脱他们,向门口走去。就当他要跨过门槛的时候,那个陌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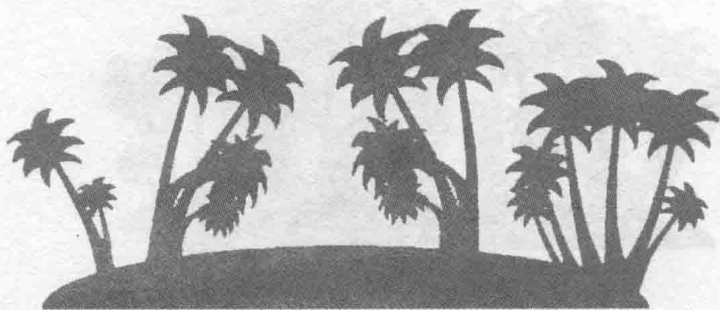
THE PRIEST'S SUPPER



老头儿站起来，用他那精瘦、干瘪得像鸟爪似的手抓住汗拉罕的手，说：“像汗拉罕这样知识渊博的人，又是一个了不起的诗歌创作家，是会在邵恩夜离开这样一个聚会的。噢，留下来吧，”他说，“陪我玩一把儿，这副旧扑克牌在今晚之前的无数个夜晚都创造过奇迹，尽管牌已破旧，但世界财富的得失尽在其中。”

一个年轻人盯着老头儿的光脚丫说：“老头儿，世界的财富没轮到你头上吧。”大家都笑了。汗拉罕没笑，他一声不吭地静静坐下来。有人就问：“那么，汗拉罕，你决定留下来陪我们了？”老头儿接过话头：“他会留下来的，你没听见我邀请他了么？”

大家都看着那个老头儿，像是在考虑他从哪儿来。“我来自遥远的地方，”他说，“我穿过法国，西班牙，路戈·戈莱茵秘密渡口，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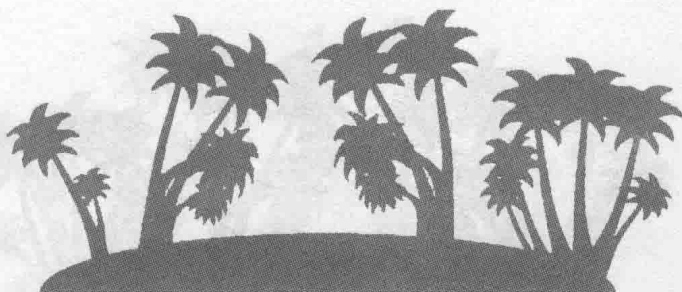




家从没拒绝过我什么。”然后老头儿就沉默了，也没人想盘问他，大家开始玩起牌来。六个人在木板铺的桌面上打牌，其他人站在后面看。头两三把没有赌注，后来老头儿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磨得又薄又滑的四便士的硬币，要其他人也拿出点儿东西来玩牌。他们都放了些东西在木板上，尽管东西很少，但在玩牌的人之间推来推去的样子，看起来像是很多似的，一会儿一家赢了，接着邻家又赢了。有时候背运时会输得一点儿也不剩，其他的人就借给他点儿，等赢了后再还给人家，没有人会一直好运或背运。

有一次汗拉罕像做梦似得说了句：“是该我上路的时候了。”但恰在这时来了张好牌，他打了出去，所有的钱向他涌来。接着他想到了玛丽·拉韦勒并叹了口气，好运就离他而去了，他又忘了她。

最后好运轮到老头儿身上，并一直伴着他，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尽归其所有，他开始暗自窃喜，一遍又一遍地说着“黑桃和方块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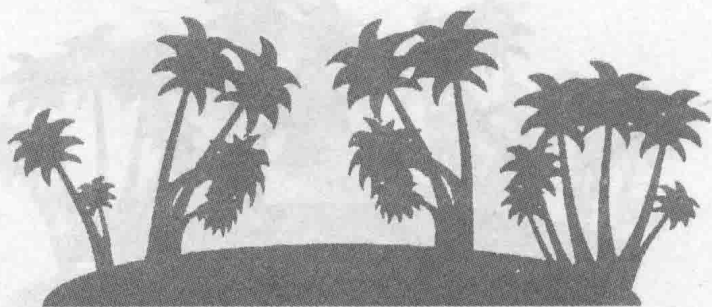


THE PRIEST'S SUPPER

表勇气和力量”等等，仿佛就是一支歌曲。

过了一会儿，大家都盯着打牌的人看，看着他们身体前后晃动的样子，看着他们双眼盯着老头儿手的样子，认为他们喝醉了或者他们在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在牌里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打牌开始后，桌子上的那一夸脱酒就没动过，几乎还是满的呢，而所有的赌注只有六便士几先令，大概只有一把儿零钱。

“好人会赢也会输，”老头儿发话了，“大家心里都有一副牌。”他开始洗牌、插牌，既麻利又迅速，直到最后他们根本看不出是扑克牌来，而是让你觉得他在空中玩着火圈儿，就像小孩子们在转火棍；接着整个屋子就像都黑了，除了他的双手和扑克牌外，什么也看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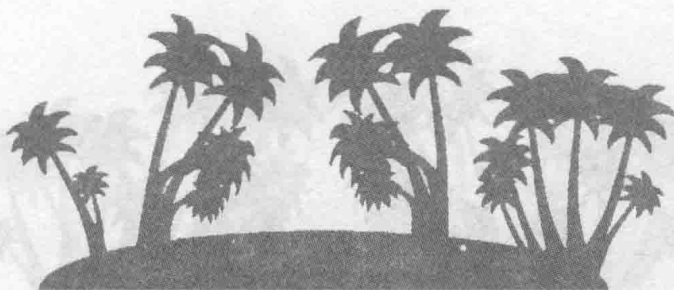


突然间一只野兔从他双手间跳了出来，它是扑克牌弄成了野兔的形状呢，还是空手变出来的呢，没有人能知道，但是在仓库的地板上跑着一只野兔，就像任何一只活着的野兔一样跑得很快。

有人看着野兔，更多的人看着老头儿。就在他们盯着老头儿的当儿，就像刚才那只野兔一样，一只猎狗从他双手间蹦了出来，接着又接二连三地出来好几只猎狗，直到有一群猎狗追着野兔在仓库里转来转去。

那时所有打牌的人都站了起来，背对着木板桌，躲避着猎狗，猎狗的吼叫声震得他们耳朵都快聋了。尽管猎狗跑得飞快，却总追不上野兔，野兔转着圈，直到最后像是一阵风刮开了仓库的门，野兔加快了一倍的速度，跳过人们打牌的木板桌，冲出门，消失在夜色里，猎狗也紧跟其后，跳过木板桌冲到门外去了。

老头儿喊到：“跟着猎狗，跟着猎狗，今晚看到一场精彩的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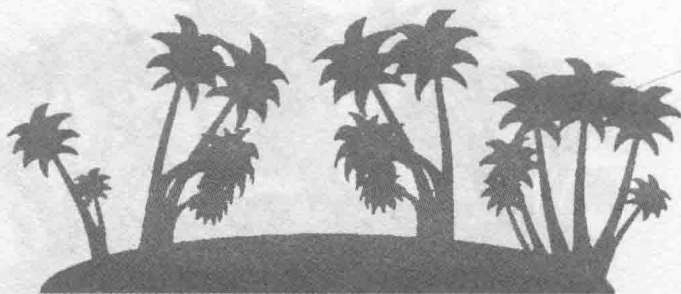


THE PRIEST'S SUPPER

猎。”说着他就随猎狗出去了。尽管人们曾经打过野兔，也有进行任何玩闹的准备，但他们害怕走进黑夜里，只有汗拉罕站了起来说：“我跟着，我跟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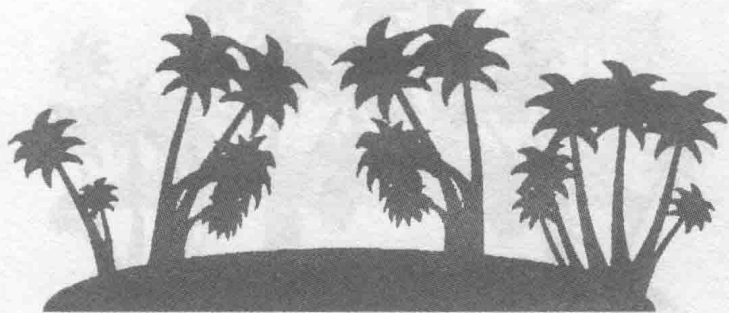
“汗拉罕，你最好别去，”离他最近的年轻人说，“你可能会遇上大危险。”但汗拉罕说：“我看它们公平竞争，看它们公平竞争。”他摇摇晃晃得像在梦中一样走出门去，他刚一出去门就关上了。

他以为他看见老头儿就在他前面，但那只是圆月在他面前的路上投下的他自己的影子，但是他能听到在空旷的格兰耐赫绿色田野中猎狗狂吠追赶野兔的声音，因为路上没有障碍，他追得它们很快；一会儿他跟到了一块小田地前，这块儿地方围着用石块松松垮垮地砌的小墙，他跨过墙的时候将石块扔了下来，也没顾得上重



新垒上；他经过白雷利地下流着小河的地方，他听见跑在他前面的猎狗向河流源头跑去。很快他发现自己跑起来困难多了，因为他正走着上山的路，而且云彩遮住了明月，使他难以辨认道路。他曾想离开道路走捷径，但脚滑进了沼泽坑，他只好又回到路上来。他不知道自己走了有多久，也不记得走的什么路，最后他来到了一座光秃秃的山上，周围除了粗糙的石楠属植物丛生的荒野外什么也没有，听不到猎狗的声音，也听不到其他东西的声音。然而狗吠声又向他袭来，一开始感觉很远，后来很近，当狗吠声离他很近的时候，又一下子消失在空气中，头顶上响起狩猎的声音，随后声音向北飘去，直到他听不到一丝声响。“这不公平，”他说，“这太不公平了”。他再也走不动了，一下子坐在他所在的斯利乌·艾克塔格中心的荒原上，刚才长途跋涉的劳累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

过了一会儿后，他发现离自己不远处有个门，有光从里面透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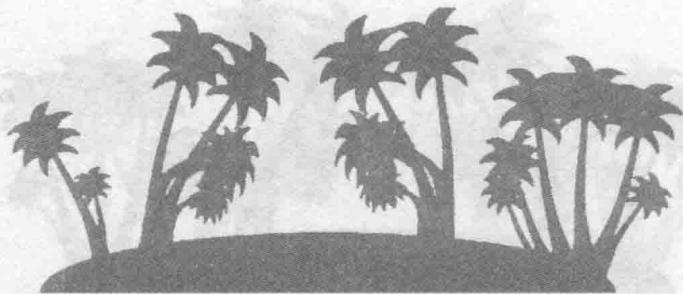


THE PRIEST'S SUPPER



来,他就琢磨既然离自己这么近,刚才怎么没发现呢。他站起来,尽管累,还是从门里走了进去,外面依然是黑夜,但他发现门里面却是白昼了。很快他就遇到了一位老伯,他正在采集夏日麝香草和黄色旗舰花,就好像它们聚集了夏日所有的香味。老伯说:“知识渊博的且善于写歌的汗拉罕啊,你来我们这儿用了好长一段时间吧。”

说着他带汗拉罕进入一座闪闪发光的大房子里,里面有汗拉罕所听过的每件富丽堂皇的物件和他所见过的各种色彩。屋子的尽头有一高地,高地上面的高椅子上坐有一女子,是他平生见过的世上最漂亮的女子,白皙细长的脸,四周装饰着花,但她脸色疲惫,好像等人等了很久。在她椅子下方的台阶上坐着四个白发苍苍的老妇,其中一人怀抱大釜;另一人膝顶居石,似乎很重,但她感觉像





是很轻；另一人手持木制尖头长矛；最后一人手握无鞘宝剑。勒德·汗拉罕站着看了她们很长时间（汗拉罕所谓的时间），但她们没一个人跟他说上一句话或看他一眼。他有心想问问坐在椅子上像女神般的女子在等什么；虽然他能说会道，又谁都不怕，但现在面对如此貌美女子他却敬畏得开不了口，何况又是在那样富丽堂皇的地方。后来他想问那四位白发苍苍的老妇所拿的四样东西是什么样的宝物，但他想不出该用什么词语去说。

后来第一位老妇人双手持大釜站起来，说道“快乐”，汗拉罕什么也没说；接着第二个妇人手握巨石站起来，说道“力量”；第三个妇人手持长矛站起来，说道“勇气”；最后一个妇人手把宝剑站起来，说道“知识”。每个人说完后都好像等着汗拉罕问她问题，但他只字未说。而后四个人带着她们的四件宝物走出门去。她们出来

